

耕

耘

第

二

期



银光

# 錄

朱慶光	光	(一)
編輯室	沙	(二)
銀鐵雲	寧	(三)
威民步	飛	(五)
明兒琦	明	(六)
新王璐	鐵	(十)
鐵靜少	風	(十二)
光楓	波	(十三)
詩誠	知	(十四)
虹	少	(十五)
鴻	光	(十六)
苗	楓	(二十)
乙	翁	(二二)
小文牛	詩	(二三)
	誠	(二四)
	虹	(二四)
	鴻	(二五)
	苗	(二八)
	乙	(二八)
	小文牛	(封底內)

# 目

封面
編者的話
說書者(木刻)
建立統一的文藝陣地
一個念頭：搶！
拓荒的祖先們
漫談思想
跳躍的心
路
哥耶的藝術道路
萍踪寄雁
青年戰斗曲 (歌曲)
讚美詩
厄運
略談當前的婦女問題
雞蛋般大的白米
驚駭 (漫畫)
河流
努力學習創作
校長室裏
就在這樣的夜裡
逃避現實的文人



## 編者的話

在創刊號出版了之後，我們就收到許多親愛的讀者的來信，他們對於本刊，有的寄予莫大的期望，有的給予真誠的鼓勵，有的加以親切的督促……在編選稿件之餘，讀着這些充滿熱誠親切的來信，我們已經是受寵若驚了。

然而，我們要的並不是過份的捧場和歌頌，我們需要的是嚴正的批評，懇摯的督促，以及實際的合作。

這期間，我們還收到許多歌頌和讚美本刊的稿件，然而，我們並不想刊登這類歌頌自己的文章，這要請作者們多多原諒！

x

x

x

## 耕耘半月刊

出版兼發行：耕耘出版社  
 通訊處：新嘉坡蜜駝律一七二號  
 172, Middle Road, Singapore, 7.  
 承印：文藝印務公司  
 新嘉坡茅籠十三巷二十九號  
 定價：每本三角  
 出版日期：一九五四年四月廿五日

誠然，我們都是年青小伙子，工作的經驗是有限的，我們只憑一片熱情，一股傻勁，因此錯誤是免不了的，在創刊號裏，就有好些錯字；這只能怪編輯與校對者的粗心和疏忽。不過，在此後的加緊工作中，我們是要儘量避免錯誤的。

外地的一些讀者，因為不明白本刊的訂閱價格，所以紛紛來函詢問，然而為了發行部的工作繁忙，我們無法一一答覆，請讀者們多多察諒。

許多作者常常在稿未聲明，叫我們把不適於發表的稿件退回，可是他們並沒有同時附寄貼足郵票的信封。此後，一切須要退回的稿件，請在寄稿時附寄貼足郵資的信封，並寫上地址，不然，我們是不會把任何來稿退回的。

舊兵君：大作經已收到，本期稿擠，容後發表。  
 上官疑子君：請寄下原文。

x

x

x

説書者（木刻）

銀光作



# 建立統一的文藝陣綫

· 鐵沙 ·

自從今春以來，馬華的文藝界已經開始由「冬眠」狀態逐漸呈現甦醒的現象了，各種文藝的刊物，有如雨後春筍般地不斷出版了。這真是一樁令人興奮的事。有人說：一九五四年的馬華文藝界將不會再寂寞了。這話可說一點兒也沒錯，我們且看看目前的情形就可以瞭然了！

馬華文藝今後行將循着現實的發展規律的道路前進，這是大勢所趨毫無疑問的，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擋其正確的發展。

文藝刊物的出版得多，這是一種非常難得的好現象；同時，由於文藝刊物的大量出版，也正象徵着馬華文藝的欣欣向榮，朝氣勃勃，以及其無可限量的前途。而且，文藝工作者也得到互相觀摩和檢討的機會，這才會引起「競爭」；不過這種競爭是在刊物內容上的競爭，而絕不是卑賤的贏利的競爭。相信後者的競爭是不會有可能的，因為我們青年人搞文藝絕不是為着贏利而來的，所以這點是不必要的顧慮。

在這成份極其複雜的馬華文藝界裏，好的或壞的，積極的或腐化的份子都有。除了專心搞文藝的工作者之外，還有其他投機份子，反動份子，破壞份子等等參錯其間。近幾年來馬華文藝界之所以會攪得烏煙瘴氣，歸根究底還不是這些傢伙所造成的。

我們要使馬華文藝能走向光明的大道，首先，就必須統一我們自己的陣綫。這就是說，進步的健康的文化刊物應該團結起來，大家站在一起，建立鞏固而統一的文藝陣綫，這樣，我們才能做好工作和推動馬華文藝的發展。

因此，只要目標是一致的，理想是共同的，不管是那一階層的朋友，我們都應該互相關切地合作。彼此間所有一切成見都必須擯棄，有偏見更要拋掉，誤解可以設法消除。我們要深入地去瞭解現實，認清敵友。我們之間需要的是誠懇的互相批評和互相指示，而不是無理的謾罵和誹謗。我們要同情，而不是歧視。我們要合作，而不是排斥。在為馬華文藝而工作的大前提之下，我們除了希望能對馬華文藝作更大更多的貢獻之外，還有甚麼別的企圖和目的呢？

我們要挽救中了色情文化的毒害的青年朋友，就要積極進行反色情文化運動；我們要堅持反色情文化運動，就必須先統一自己的文藝陣綫。如果我們這項工作做得不好，就是說，要是我們的陣綫沒有建立起來，那麼一些苟延殘喘的文化敗類，色情文賊就會乘虛而入。這將會使我們的工作遭到極大的困難，甚至受到嚴重的破壞和打擊，所以我們不可不隨時提高警惕性。

如果能認識到這點之後，那我們一定將會覺得建立起無形的統一文藝陣綫的急切需要。我們不要注重空洞的形式，只求有勁的實際。在實踐上能互助互愛，互相支持，集中火力，對準共同的敵人，鳴鼓而攻之，那麼就可以保證我們陣綫的鞏固和統一。

雖然，儘管有許多人想用一切卑鄙的陰謀來誣蔑我們，給我們戴紅帽子；想以種種下流無恥的手段來抑止我們工作的進行，盡其破壞，能事；但是，在正義的旗幟之下，我們是不怕一切造謠中傷的。聞一多先生曾經說：「正義是殺不完的，因為真理永遠存在。」是的，正因為真理永遠存在，所以我們反而要叫他們在大家圍攻之下，在真理正義的面前原形畢露，走頭無路。

除了正面來破壞我們的敵人之外，還有一些投機文人和所謂「名作家」，他們戴上了使人不易辨認的假面具，偽裝進步，自稱是青年人的朋友；有時他們或許也會高喊幾聲進步的口號，假裝也來反一反色情，其實他們本身就是色情的製造者和販賣者。但是他們往往會一隨機應變，企圖瞞着我們青年人而來大施其技。這些傢伙無疑的也將在我們大家齊力猛攻之下，脫去其假面具，讓他們的猙獰面目給大家認清一下。

建立統一的文藝陣綫，這是我們當前的急務。在統一的文藝陣綫之下，讓我們擔當起重重整頓馬華文藝的重任。大家通力合作，有的澈底揭露色情文化的毒害，有的專門介紹健康進步的文藝作品，有的創造新的現實的著作，以彌補青年朋友們精神食糧的飢荒。

我們必須要有統一的文藝陣綫，這樣，在惡劣的環境之下，才可以做到「進能攻，退能守」，向色情文化作有系統的攻擊。才能粉碎敵人的思想進攻，而鞏固我們的思想陣地。（完）



詩雲

的說。

「哦！陳老板……對不起，因為載一位搭客到加東，所以趕下來遲了些。」李四帶着發抖的聲音低聲說。

「哼！看你第一次，以後超過時間，是要加錢的！」陳老板說完了，連看都不看李四一眼，順手拿起一張當天的晚報，遮在他那腫腫難看的臉孔上。

「是，陳老板。」他的聲音有點不自然，「……今晚，我想再租幾個鐘頭……」他口吃地說。

「當然可以，先交賬」，陳老板硬板板的說。

「可是，我……我想……今晚的車錢先欠一下，明天才還清……」

「你說甚麼？」放下報紙，陳老板惡狠狠地說，兩眼瞪着李四。

「我……」這一來，李四給嚇得不會講話。

「我這裏沒有這種規矩；你不租，還有許多人等着要租呢？」說完了，理也不理，逕自往內走去。

「唉！……」望着陳老板的背影，感到一陣難過；嘆了口氣，垂頭喪氣地，他慢吞吞走出店門。

「四哥，怎樣了？」黃九很關心地問。

「唉！」他搖搖頭，說不出

一句話，心有點酸。

「……」望着李四的背影，黃九也說不出話來。

(二)

「爸爸，你回來了，媽在等你呢。」八歲大的洪兒，看見李四上樓來，很親熱地拉着他的手。

「唉……」他牽着洪兒的手，心情更沉重，呆呆地站在房門口。

洪兒看見他不作聲，努着嘴，用力拉他進房。

「媽，爸爸回來了。」洪兒很天真地喊。

「噓！……不要這樣大聲，弟弟睡了呢！」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坐在一張木床旁邊，輕輕對洪兒說。苦着臉。

李四走近床邊：「怎樣了，小牛的病？」

「熱度更高。……你怎麼這樣晚才回來？」她的妻子很關心地問。

「有事。」李四簡單而又含糊地回答。

「今天四姑又來催收房租了……你有錢嗎？」

「……我想還是請個醫生來看看小牛，」他不直接回答她的問話。

「可是錢呢？」

「我去想辦法！」他說得很堅決，彷彿很有把握。

傍晚。

李四有氣沒力地踏着那輛陳舊的三輪車，沒精打彩地拐進一條小巷，在一間店舖的門口，停了下來。

(一)

「四哥，今天生意好嗎？」正躡在溝邊擦着一輛半新舊的車輛的黃九，看見了李四，大聲向他打招呼。

「唉！還不是這樣，踏了一整天，才撈了三塊多錢……」李四被黃九一問，苦着臉，低聲埋怨了幾句，就往店裏走去。

「哦！老四，這麼晚……」一個身體肥大，滿臉橫肉的中年大漢，坐在店舖裏的櫃桌旁，看見李四走進來，就扳着臉粗聲

入夜，醫生來了。

「……你照這張方子去買藥，立刻燒了給他喝，看他喝了情形怎樣，要是沒有起色，明天通知我……」醫生臨走前，開了張藥方給李四。

「周醫生，這……這份藥大概要多少錢？」

「最少也得三四塊錢，你馬上去買。」周醫生說完了話，從李四手上接了診金，離開了。

「你好好看顧小牛，我去買藥。」

「你有錢？」

「我去想辦法。」說完。他匆匆地跑出房子。

「爸爸，早點回來！」背後還來了洪兒的聲音。

(三)

他兩手分插在那件破舊的藍布衫的兩個袋裏，毫無目的地向前走。偶而摸到袋裏那張藥方，他的心情就感到莫名的痛苦，一連串的問題湧上他的腦子裏：買藥錢……房租錢……。他再摸摸右邊的袋，除了剛才給周醫生的診金外，現在只剩下一塊多錢了。他走了很久，經過了好幾條大街、小巷，總想不出一個辦法。在他腦子裏，現在只有個字：「錢」。他心裏只想着一件事：「要怎樣去弄錢？」

他在馬路中央走，忘了一切。

「嗚嗚……喂！你是不是嫌命太長，要做車下鬼？」一輛流線型的汽車，停在他的旁邊，坐在裏面的人破口大罵。他低着頭，仍舊走着，轉進一條小巷。

天下着細雨。他心裏焦急萬分，在無法可施之中，他會起了一個念頭：（他沒有錢，也沒有方法去借錢），去偷，去搶……。但良心在責備他。

「蝦仔，走快一點，要不然太晚了，店舖關了門，就買不到了。」在他前面，走着一個中年婦人，左手還拖着一個十一、二歲大的男孩子。她正在對那孩子說話。李四抬起頭來，在微雨中，他發覺那婦人右手拿着一小包東西，他「知道」那包是甚麼東西！頓時，他腦裏又萌起剛才的念頭：搶！

雨越下越大，她仍舊急急地趕路，他也一直在尾隨着她。他不敢下手，他的心跳的很厲害，他的手在發抖，雖然他的衣服被雨水打濕了，但他全身感到又燒又熱。可是，他知道，今晚要是找不到錢，小牛就……想到這裏，他顧不了一切，看看左右沒有人，便搶前一步，伸出兩手，往她右手一抓，得手後，轉頭拼命跑……

「唉呀！搶東西呀，捉賊呀……」

他不顧一切，放大大脚步，在

雨中拼命地跑。他隱約聽到那婦人的喊賊聲。

跑到騎樓下，借着路邊微弱的燈光，他用他那濕鹿鹿（水旁）的，發抖的手，拆開那一小包東西，忽然，他呆住了，裏面的確有四張一塊錢的鈔票，但却夾着一張藥方！

雨比先前下得更大，嘩嘩地打在柏油路上，彷彿就是打在他的心上。現在，他陷在極端的痛苦與矛盾中，他不知道應該怎樣辦才好，拿着那包東西，也感到迷茫。

刹，刹刹……風雨交加。他無法使自己安靜下來，多站在這裏一會，他就感到多一會痛苦和不安。於是，冒着風雨，他跑出去，向原來的路跑回去；是回家抑或追回去找那婦人；去買藥給小牛吃抑或是把那包東西還給那婦人，他自己沒有了主張，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他只是莫名其妙地向前跑，機械似的冒着雨跑，到那裏去？做甚麼事？他自己一點也不懂。

雨點滴在他的頭上，雨水打在他的身上，他一點也不覺得，還是不停地在雨中跑，唯一盤旋在他腦中的就是自己做了賊，搶了人家的東西，他想着，跑着，想着，跑着……。





# 拓荒的祖先們

在那渾渾的對我們完全陌生的年代，馬來亞的廣袤的土地上除了許多零星散佈着的馬來人民的鄉村外，便是深邃的原始森林，未開墾的荒野，自然的泉流，泥沼，湖泊。千萬種熱帶的禽獸昆虫在森林荒野裡蟄伏生活着。瀚浩的無垠大海環抱着這荒僻的半島，無垠歇地向牠洶湧澎湃着怒浪。在一個遙遠的北方國土上，正蔓延着漫天的烽火，那國土上的被烽火灼傷了的瀕臨死境的和平人民，爲了要活下去，携老扶幼地駕起樞帆毅然離開他們的國土遠渡重洋到海外來了，他們要尋覓一塊能耕耘收穫的新的土地。一船船的人不斷地移殖到南洋的廣大散佈着的群島上來了，蘇門答臘，印度尼西亞，婆羅洲，越南，菲律賓……都遍佈了他們的踪跡。在馬來亞的廣袤的土地上，也踏上了這些堅強而和平的人民。

他們踏上了這土地，原始大森林，未開墾的荒野，崇山峻嶺，毒蛇猛獸正擺在他們面前，等待着他們。我們的祖先是堅強不屈韌性的民族，一旦他們踏上這塊土地，他們就得生活下去，在這土地上的生根，茁長，傳遍到這土地的每塊角落上去。我們的祖先懂得怎樣勞動自己能幹的結實的雙手，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土地頑強戰鬥，翻開土地的面貌全新的一頁。

森林——巨大的各種高大參天的樹木糾纏錯結在一起的滋生着野獸的大森林——擺在眼前。我們的祖先砍伐牠，讓牠倒下；點火燒牠，讓牠化爲灰燼。一片肥沃的黑土平原便展開在眼前。於是，他們開始揮動他們堅強的鋤頭，頑強地和土地搏鬥，從地裡翻出泥土的浪花，從地裡將磷礦的石塊檢去，軋碎。在烈日曝曬下，在苦雨淋漓裡，他從沒氣餒地放下鋤頭過，生存的意思像鋼鐵般的凝固在他們的胸膛裡，他們要做土地的主人，生活的主人。

當播種的季節來到的時候，一把一把地將種子撒下泥畦裡，那是他們的希望和幸福的種子。每天，他們站在牠身旁伴着牠，好像母親爲了孕育着的孩子催生。他們開墾了一條條縱橫的水渠將河水引導進來灌溉土地，他們又製造了水車，他們繫上稻草人提防鳥群的侵害。種子長出幼苗來了啊，綠油油的多可愛。四週潛伏着的野狼山豬，還有各種昆虫都出來窺伺準備傷害這些幼苗了。我們的祖先設了陷阱，創造了誘捕器來捕殺野獸，用火和網消滅各種昆虫，他們爲捍衛幼苗的成長不息地和一切野獸搏鬥着。

將秧苗整齊地一行一行地插上土裡，讓牠長出豐滿的穀粒來。我們的祖先流汗，辛勞地渡過好多日曬雨淋的日子，秧苗終於茁長成熟爲稻穗了。看啊，一望無盡的田野上的一片青色的稻穗，這先前的還是一片森林，一塊荒地，這豈不昭示了人類努力戰勝天然的偉大成就？

我們的祖先就像種子撒下土裡，堅強地茁長爲常青樹；在馬來亞的每個角落長遍了。東海岸繁殖着千百種巨量的魚，我們的祖先便移居到東海岸去，在那裡生活，建立起漁村。每天駕船在波濤洶湧的海洋上，東海岸的漁民是最富於生命力的。在馬來亞的地層裡蘊藏着的是世界上最豐富的錫礦寶藏，我們的祖先用原始的方法敲破地層從地裡取得寶貴。

土著的馬來人民開頭看我們祖先的浩大的隊伍湧進自己的土地會本能地畏懼戒備着。但我們的熱愛和平的勞動祖先們却伸出手和他們親熱地拉攏起來。在兩個血統不同的種族間建立了最深厚的友誼。他們並肩地勞動，生活着。

「瀚浩的海洋來自源頭，巨大的森林總來自種子」，今天我們的民族已經是一個嶄新的堅強偉大的民族了，難道我們能够不讚美我們的祖先的堅忍不拔的創造新歷史的史詩般莊嚴的勞動麼？

# 漫談思想

民飛

## 一 思想的懶漢做不得

人們與環境展開了日日夜夜的鬥爭，其目的是什麼呢？是為了要獲得有利的生存條件和改善生活的効力。這就產生了思想和知識，若更深一層去了解其社會關係和作用，就能清楚地看出思想的目的在於解決困難問題，所以思想的開始就是提出不了解的問題，思想的活動就是解決所提出的不了解問題，倘若我們不去注意這些問題，而抱著「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的消極，自私和庸俗的生活態度，那就表明我們是犯了思想上的懶惰病。這種人糊塗鑽頂的，做事不但成功的成份少，而且往往是一味碰壁的，這怎能有個悲觀主義者。主要的原因，是他們不實事求是，只圖飽食終日，不思不想，活像隻待殺的豬，這怎麼能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呢？縱使是可能的話，不是空談的也必然是幻想的，對一個人是毫無作用的，這種人我們罵他「不動腦子」或「沒有思想」，給他一個名稱，就是「思想的懶漢」。

## 二 思想的懶漢的來源

凡是沒有好好地應用腦子來完成思想的目的的人，就是「思想的懶漢」。在整個人羣中有着不知多少的人犯上了這種毛病，原因是舊社會的道德觀念和常規等不合理的教條束縛了他們思想的發展，壓制了他們思想的向上，有些思想的懶漢是因為害怕統治者而促成的，有的是因順統治者而促成的，有的是由於對剝削者採取不正確的消極的反抗而促成的，更有些是「墨守成規」「固步自封」或貪圖享樂而促成的。

還有幾種思想的懶漢更要不得，是我們必須反對的。

第一，「牛皮大王」，這種人不重實際，只會吹與描，不願思也不想做，不把人家的意見加以考慮，

對別人的經驗和知識也不加以重視，他常常會講一些不知那裏講來的大道理，或憑着一靈機一動的假聰明來解決問題，但卻從沒有看過他認真地做一件事，因此，他所講的也都等於空話。

第二，「教條主義」者，這種人無論做事或談論道理，都有着他的的一套，什麼孔子曰，老子曰，高爾基曰：「談得天花亂墜，看來好像很了不起，其實只是一門打不响的空砲而已，拿到實際中去考驗，那毛病就百出了，揭穿了他只不過是拿別人的經驗和思想來代替自己的經驗和思想吧！做起事來也只能引經據典，斷章取義，不是馬虎地用老習慣來應付，就是不了了之。他的唯一本領是做經驗和思想的搬運者，賣弄聰明和懶動動筋，是他的特徵。

第三，「經驗主義」者，這種人不會引經據典，更不會高談闊論，和賣弄聰明，他只知道幹，甚至拚命地幹，這就是所謂「埋頭苦幹」，有一些人是讚美這種人的，因為他們以為他們一定能做得很好。其實，事實却恰好是相反的，因為他們只會動手做，而不會動腦來做，因此，他們就無從把經驗從零碎中總結出來，因而也就不會想一想，應該怎樣改善和增加速率等問題，這就正如牛和馬一樣，只會拉車和推磨，而永遠不會想一想，應該怎樣改善和增加速率等問題，這就正如牛和馬一樣，死會一死，推磨一和硬做一就是這種人。唯一本領，當他到田裡去工作時，在半路上看到一隻鬼，人一個很好的寫照。故事的内容是說：有一回，有一個農夫，當他到田裡去工作時，在半路上看到一隻鬼，子，因跑得太快而撞暈在樹旁，於是農夫就高高興興與我拿回家吃。再有一回，這農夫想再吃菓子，就跑到那株樹旁去死等，但無論怎樣，總沒見鬼子來，於是那農夫就死死在那樹旁，這雖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它告訴了我們這種人的毛病。

第四，「公式主義」者，這種人的毛病也是沒用腦子去想。我們說做事要遵照一般性的原則去做，就是說要靈活的用一般性的原則來處理事物，因為事物是每時每刻在變化着的，但這種人只懂原則，而忽略了「靈活」這兩個字的重要性，因此他把一切事物認為都是永恆不變的，遇事不會活用原則，反把死板的原則拿來硬套。閉口開口就是原則，而沒想到應該怎樣地利用原則，這就等於讀死書的人一樣，不會活用

書本。這些思想的懶病對一個人在工作上或學習上都有着相當的妨礙，是必須予以澈底清除的。我們反對種吃而不做不想的人，我們叫他「懶惰蟲」；我們也反對「只吃不做而不想的人，我們叫他「思想的懶漢」，這種人同樣也是「懶惰蟲」。

我們反對思想的懶漢，我們也應該反對變相的思想的懶漢——「急躁性」和「游思妄想」





展。人之所以和禽獸有別，就是在這一點，若人不能表示這一特徵，那與禽獸有何分別呢？我們要活像個人，就不能做客觀的奴隸和空談的幻想家，要真正地做到實際的人，這首先就得利用我們的感覺來對客觀事物提出問題，盡力的解決它，並以「做」來檢驗它。這是拔脫思想的懶漢的一個方法；是鍛鍊思想的重要過程。

### 五 方向的舵手

在當前的偉大而複雜的時代裏，船的舵手是不能再像中國過去的舵手一樣的，十個九個是抽大烟的，活像個病夫，而是要有健康的思想和科學的頭腦，夜不能寐，會昏昏迷迷，三天病四次，那是不可能鎮定地，堅毅地和準確地把握住船的舵，會經不起日夜的磨練和狂風暴雨的襲擊，甚至昏昏迷迷地把船駛上暗礁，這是何等的危險啊！人的舵手！思想也是一樣的，是要有着健康的思想和科學的頭腦，這樣，才能經得起時代熔爐的考驗和有信心地把握住前進的方向和道路，才能完成每個人對時代所應負的使命。

### 六 健康的思想，科學的頭腦

甚麼是健康的思想呢？甚麼是科學的頭腦呢？健康的思想就是正確的思想，換句話說，就是合乎實際的真理的、有規律熱愛勞動的、向上的、好學的……思想體系；反對黃色的、迷信的、虛榮的、奢侈的、浪漫的、幻想的……思想體系。更澈底的說，凡是不違反人類向前發展的思想體系，便是健康的思想。科學的頭腦，就是要像科學家的頭腦一樣，有着冷靜的、精密的、認真的態度，有着百折不撓的、和事實求是的精神，和預見將來的能力……這也就是說，科學家所有的特徵是每個人應具備的。

我們有了健康的思想，才能有正確的行動，才能真正地搞好我們的工作和學習。愉快地和積極地、堅決地、自覺地、順利的思想和輕鬆地來完成自己應有的任務，才能堅持了我們一輩子的緊張學習和工作的生活，這種使我們永遠是與時代並肩前進的；有了科學的頭腦，我們才能不斷地發現新的知識和創造新的東西，新的工作方法，來改進人們的生活和工作的水準，並還能預見事變的前途，增強了我們工作的信心和決心，發展規律和敏捷地和正確地處理一切來臨的事物，並還能預見事變的前途，增強了我們工作的信心和決心，當然，所謂「預見將來」，並不是像幻想家的「預言」，沒有實際的根據，單憑想像。而是根據實際的條件的事物規律更加嚴重，而說出事變的前途，打個譬喻吧！我們說：「若馬來亞的膠錫價格再下降，不良的景氣必然會更加嚴重，失業自殺和搶竊也必然會更加出之不窮，唯有膠錫價格轉好，這事並未到來，除一、這句話在報上也發表過的，始終沒有去反對，相反地，大家都在力求膠錫價格上漲，這事並未到來，為甚麼人家還堅信這句話呢？這就是科學家的預見所給於他們的信心，從什麼地方取得這預見呢？我們曉得，膠錫是馬來亞的經濟命脈，他能左右整個馬來亞的經濟，而經濟的景氣，商業必然是蕭條，失業，有自殺和搶竊一定是會發生的，這是必然的現象」，這就是科學家的預見和幻想的預言不同之點，因為他實際的條件來給於證明。

### 七 當心病菌的侵入

人們有時會生病，同樣地，思想也是會生病的。據醫生們說，人之所以生病，是因為受到病菌的侵入人體，而無抵抗力來制止病菌的破壞，這樣人體內的組織便被破壞，於是病就產生了；思想的病也是一樣的，是因社會中存在着許許多多的思想病菌，而本身無鞏固的健康思想做基礎，思想的病菌便會趁著空隙來進行破壞工作，這樣思想就會生病。

我們應該制止也是需要的，這樣，首先就要了解思想的病菌是什麼呢？例如中國的儒家思想，「各掃門前雪」和墨守成規的觀念，好萊塢及法國的浪漫作風和當前我們所反對的黃色文化或色情文化……這都是思想的病菌之一。只要人一被這些病菌侵入，思想是會馬上就起變化的，就是一個有為的人也會變為無一用處的人，在當前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人是浪漫的，色情的，虛榮的，自私的，庸俗的，腐化的……這都是思想病菌侵入所製的結果。就單拿色情的病菌來說，不知害了多少人走向沒落，調戲婦女的現象幾乎到處可看到，就連馬來亞唯一的大學的學生也染上了集體搶女子的三角褲和乳罩，由此就足見其嚴重性了，這直接或間接地促成社會的不安和道德的墮落。

## 八 保護思想是需要的

要有健康的思想和科學的頭腦是有為的人所需要的，但這還是不夠的，還需要發展思想和保護思想，這就等於一個富裕的，和平的國家，當有敵人存在時，他是要有武裝的準備來保護他的國度。人是難免有缺點的，就是思想是如何的健康，頭腦是如何的科學，也是免不了的。因此保護思想和發展思想是重要的，這就等於對思想注射了預防針似地，思想的病菌是難於侵入，甚至不可能侵入，這是保護思想和發展思想

因此，我們就有曉得怎樣來發展思想和保護思想的必要，要做到發展思想和保護思想，就必須在日常生活

## 九 把握住生活

要把握住生活是不怎容易的事，但也並不見得是難的事。要真正地把握住生活，首先就要了解自己

關心自己，其次是要有規律的生活。我們之所以要了解自己和關心自己，目的是在於使自已曉得自己的一切，好來把握生活和糾正自己

自己活着的意義。有人說人是一定會了解自己和關心自己，這是片面的看法，我們很容易看到一些人生活得非常之糊塗，抽大煙呀，嫖妓女等摧殘自己的事情他都做，這樣能說他了解自己

和關心自己嗎？所以每個人並不一定能了解自己。一個人要能了解自己

和關心自己，是要具體地去了解自己所為的一切，去分析和思索自己曾為的一切，再去判斷自己所為的一切和心理與情感的變化，要不然，我們對自己所為的一切都是一知半解，這當然談不上了解和關心自己了。一個人能了解自己

和關心自己，他就能分辨所要吸收的東西，和自己本有的東西。其次是

要有規律的生活，就是說生活要有條理，不白浪費了時間和精神的

生活。要有有規律的生活，就得要有以下的條件。

(一) 定下生活計劃。定下生活計劃並不是把每時每刻的時間都硬性規定下來，而是要把我們的生活規定了一個範圍，有的人是一星期定一個計劃，有的是一個月，有的是一年。總之，你高興多少時候定個計劃都可以，若我們是學生，以一星期定一個計劃來講，我們就應該規定在這星期內要做些什麼，要看幾本書，要使功課達到那個程度等，而我們在這星期內就必須努力地達到自己所定下的標準。

(二) 實踐勞動。我們常常會看到許多人，他自己應該做的，可能做的事，他懶得去做，總希望別人替他做，這是不行的，這表明了他輕視勞動或怕勞動，因此懶惰是極易養成，這個人所應當的，人說勞動創造了世界，勞動創造了人，所以我們在常日的生活的過程中，是必須要實踐起碼的勞動，在今天「勞動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說法已不復存在，有存着此種觀念的人是絕對錯誤的，其實勞動並非卑賤之事，相反地是

高貴的實踐了勞動一來可以實踐自己學過的理論，二來可以養成愛勞動的習慣，增加我們生活的生動和滋潤。

(三) 有規則的學習。有某些人對學習是東抓一把，西抓一把，高興學就學，不高興學就不學，或者學習漫無目的，毫無方法這是不對的，我們之所以要學習，目的是在於取得知識，免得走前人的冤枉路，而且要取得更新更完好的發展，因此，我們的學習要有方法，目的和需要與不需要的選擇，而且也要有首

與次的分別，這樣學習才能有效，才能配合需要。(四) 不斷地總結思想和經驗。我們在一

切工作中，必有思想與經驗的產生，我們若能把他們有條理的總結出來，就能了解自己思想的進展和思想的毛病，就能了解工作的成功與失敗的原因來作下回工作的準備與方針。(五) 自我批評與互相檢討，這兩個是

人生對自己鬥爭的武器，我們能真正地展開自我批評與互相檢討，就能在人生的過程中，不斷地改造自己。換句話來說，每一個人都會有缺點，我們若能自我批評與互相檢討，我們就能在大家的力量下發覺自己的缺點，並在大家的督促下改過了自己的缺點，使我們的思想能更接近完整，使我們思想的基礎能更加鞏固。

稿於一九五四年四月

# 跳躍的心

步明

我的心，

在歌舞；

在跳躍，

跳躍在這土地上；

——我所熱愛的土地。

血淚的土地；

憤怒的土地；

戰鬥的土地，

獻給你；交給你。

我的心；跳躍的心；

只有我這麼一顆的心，

永遠，永遠，

沒有討價還價。

× 跳躍的心，

× 響往着——

石子的歌唱；

戰笛的呼號；

以及遠方的怒吼。

× 我不知道，

在北方的P R 河上？

還是南方的J H 河上？

× 我只知道：

他親切地，

好像我們的母親，

古舊的、腐朽的一切事物，隨着時間而消逝了，死亡滅絕了。時代所殘存下來的一切，也因歷史矯健的步伐的突飛猛進，落在時代的後面，而顯得更衰退軟弱了。

但是，爲了爭取其殘喘的生命能多一天生存，歷史註定了其必然死亡的時代落伍者，正瘋狂地爲其垂死的命運而掙扎！

新生的時代的歌手，隨着時間的前進而由幼芽茁長壯大！它緊緊地追隨着時代，推動時代的巨輪；突飛猛進地滾過崎嶇的道路，向着光輝的遠景邁進。

人類自古至今，也只有簡單的兩條路可以走的——新生與滅亡。然而，適應環境，支配環境者生存；受環境來支配者，結果只有死路一條。

我們生活的社會環境是複雜多端的，畸形怪狀的。死亡的魔鬼是時刻埋伏在我們的周圍。你沒有覺醒，你便隨時會被引誘而踏入魔鬼的羅網，做了無謂的犧牲品。

可是，當我們開步走的時候，呈現在面前的却有數不盡的歧途——我們雙腳踏在這歧途的當兒，是考驗一個人的智慧是否鎮定機敏的時候；我們所處的時代，我們生活的環境，就是歧途的交點。

我們應該要用自己的頭腦、眼光來觀察我們生活周圍所發生的一切事物的變化；站在歧途的高處，看清我們的道路和去向，絕不要上

當……

歷史是再而三的証明了

## 路

在我們母親的土地上。

流——

滾滾地流；

熾烈地流。

×

T·K·親愛的，

你火熱的詩，

還在我——

×

跳躍的心燃燒，

我沒有忘記，

你有力的叮嚀：

「熱愛你的人民；

擁抱你的土地」。

T·K·親愛的，

我將永遠跟着你，

呼吸着

這土地的芬香。

×

×

跳躍的心，

好像熾烈的龍珠；

好像鮮紅的火球，

飛舞在天空；

跳奔在原野。

是戰鬥的象徵；

是勝利的啓示。

跳躍的心，

燃燒的更鮮紅，

朝向着一個信念——

鐵的，鋼的，

永遠捶擊不倒的堡壘！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

### 兒新

是如何囂張、瘋狂……：

一切新生的事物，無論怎樣被摧

殘，但是，它旺盛的生命是不能摧毀

的。新生的種子仍然在狂風暴雨中萌

芽茁壯！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新生的力量告訴我們：別悲觀，別失

望！歷史註定了古老腐朽的東西必然

滅亡之前途，任其叫囂，掙扎……：

到頭來還是死路一條。

誰不熱愛光和熱？在這陰森森的

黑夜裏，人們長期領受了嚴寒，而誰

不盼望光與熱來溫暖其冰凍的軀體和

滋潤其生命？

然而，光和熱在那裡？它總是那

麼遙遠，那麼的遙遠！……：

雖然熱愛光明的，而仍然得不到

光，但是，看吧！在受冰凍的人們呀

！光明已經照進黑暗的魔窟。

熱愛生命的人們呀！即使天地是

如何寒冷，然而南北極的企鵝白熊也

戰勝了冰山雪海！何況我們是人，我

們是時代的歌手真正的人呀！有

旺盛生命慾的青年！還有什麼可憂慮

？有什麼能阻擋這青年戰鬥生命的怒

吼？

在今天，你所走的路，我所走的路，

無數人所走的路，全人類所要走的路；

你的前途，我的前途，無數人的前途，

全人類的前途，是遵循着歷史巨輪的突飛猛進的規律！

走吧！讓我們到那人群飢渴的呼號最尖銳的寒冷的地方去！

五四四年四月十日

，而且是明確的指出了：古老反動的東西，其結果是死亡——不管它

# 哥耶的藝術道路

王琦

在美術史上，第一個有資格來接受「人民畫家」桂冠的，應該是十七世紀西班牙大畫家佛朗沙斯哥·哥耶（Francisco Jose Goya）。

因為哥耶是第一個站在大眾立場，把大眾的苦難和對於殘暴者的反抗鬥爭放進畫題裡的畫家，又是第一個用畫筆當武器，把殘暴者的橫行用圖畫形象來向全世界人類提出控訴的畫家。

所以當今全世界富有正義感的畫家，沒有一個能忘記哥耶的名字，也沒有一個不是在作品上深深地受到哥耶的影響，現在我們還可以從喬治格羅斯，凱緩珂勒支，加斯特拉、幸門，史伯爾，本夏等人的作品中，找到哥耶作風的烙印，因之有人認為哥耶的藝術是屬於全人類的，是屬是永遠時代的，這估價一點不算是過份，當今人類的苦難還未完結，藝術工作者還需要把畫筆去描寫殘暴者的殘忍醜態和被恥辱者的反抗鬥爭，所有站在大眾立場進行戰鬥的畫家，還需要向哥耶學習。

哥耶的道路，也就是今天所有正義感的畫家的道路。

首先，值得我們學習的，是哥耶那種堅持大眾立場的態度，哥耶出身自平民，對於大眾一向來就蘊藏着深切的同情與熱愛，他不忘記以藝術去為羣衆服務。在他初期的創作上，便有很多以人民為主題的作品，如「人民景象」「賣花女」「食具商人」「波水婦」「磨刀者」等，都是基於廣大羣衆的愛出發，從他們淳樸的生活裡看出他們善良的靈魂，但這些作品還不過是一些浮面生活的描述，如果只憑這些來衡量哥耶的全部藝術生命是不公平的，對於哥耶的最高評價，還是在他的「戰爭的災難」完成後來確定的，那是在後來拿破崙侵入西班牙的時候，法國的獸軍給西班牙人民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他們的男人被屠殺，女人被強姦，房子被焚燒，財產被搶掠；哥耶把他所見所感的事實，用銅版畫作成了八十五幀連作，那便是有名的「戰爭的災難」。在圖畫上每個人物的姿態和表情以至每一塊黑白每一根線條裡，都包含着這位正義畫家對於受難人民的同情和對於劊子手的憎恨，他為了證明他所畫的都是事實，他常常用「我看見這個」，「我也看見這個」或「這樣的事情發生了一來做題目，他又在大幅油畫「五月三日」裡，表現出受難者在臨死前那種無可如何的呼叫，那是善良人民向殘忍的劊子手表示出來的反抗呼聲，這些動人的場面，哥耶決不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以溫和的同情心來向他們投下一瞥憐恤的眼光，而是以受難者當中一份的同樣心情，把虐殺無辜者的殘忍暴行，向全人類提出有力的控訴，以畫家的思想情感和羣衆的思想情感聯成一氣，創作出像這樣充滿着強烈感召力的繪畫藝術，在哥耶前時代的許多畫家的作品中，我們從來沒有發現過。

哥耶堅持大眾立場的態度，並不因任何逆勢環境的變遷而有所動搖，他在一七八五年曾被任為皇家學院的副院長，又在一七八九年任為國會畫師，照理他很有可能去貪圖榮華富貴，依附殘暴者去保全自己的地位而脫離羣衆了，然而哥耶却把這個當成是與特權階級挑戰的好機會，在他的許多張貴族的肖像畫中，我們不能發現有一張是為他們歌功頌德的，正相反，他都把那些貴族來當做他諷刺嘲弄的目標，從哥耶的筆下，大家看到的却是他們的荒淫與無恥貧血與殘暴的面貌，例如他繪查理第四畫的「查理第四及其家屬」，畫面上的查理和他的家人已不是一般凡人所認為了不起的值得尊敬的特殊階級，却是一羣庸俗不堪的白癡似的動物，是有着巨人樣的身軀但却有着蠶子樣的靈魂的一批可憐蟲；所以當代美國的一位藝術理論家戈爾頓·羅斯會說：「查理第四爲了這幀畫賜予哥耶以西班牙第一畫家的稱號，而哥耶卻沒有從這幀畫裡給查理第四以西班牙第一人的尊榮」。



# 萍踪寄雁

璐

背着破舊的旅囊，像夢遊似的，又從另一個地方，漂流到這個山城，這寂寞的小山城來。

你感到奇怪，爲何我喜歡作着浮萍似的飄泊，走遍天涯海角，到頭來，也只不過換來滿臉的風霜；我自己也感到莫測，就如晴朗的天空，驟然下起大雨來一樣地令人莫測。有時，我感到自己這種流浪式的生活，應該結束，停留下來，好好地作一番事業，可是，客觀的環境，主觀的感覺，又不容我作如是的打算，於是，從淳樸的農村，流浪到這繁華的大都市來，又從這充滿傳奇，罪惡的社會，飄泊到這寂寞的山城來。

× × × ×

你說；我對這個社會，有太多的痛恨。這僅是你的錯覺，我不否認，在我的作品裡，常在控訴這社會的不平，表露社會的罪惡，我也不否認，我會咒罵這社會，因爲在這個社會中，我所看到的，是紳士富豪的揮霍，敲榨窮人的飢餓掙扎，受壓迫，所聽的，是富人的縱情歡樂，貧苦者的痛苦呻吟，這一切，都成爲我毒咒社會的因素，而這個表現，不是我對社會感到痛恨，成爲一個厭世主義者，而是我對社會，人類，有更強烈的愛，所謂愛之深，故不覺責之切了。雖然，我的周遭，充滿人吃人的血腥氣，雖然我生活在這個寂寞的山城，可是，我仍有一顆年青跳躍的心，我瞭解到，青年人不應該時常在沉悶頹喪的圈子裡打滾，因此，縱然我遭遇到極嚴重的打擊，我也必以樂觀的態度，昂頭向陽光微笑！

× × × ×

「已經新生了的地方，你不來，偏要投身在那黑暗，有苦難的地方。」這是你對我所發出來的感歎，朋友，我感激你，但我要告訴你，我不是投機的享樂主義，我不會放棄那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兄弟，我要與他們共同掙扎，等待春天的來臨，雪萊說：「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是的，冬天來了，春天離我們不遠了，我堅信着；在暴風雨的時代，誰站得住腳，誰就見得到春天，這是我投身在大時代的洪爐熔煉自己的時候！——朋友，我最你能了解我，更願你也投入時代的洪爐，作嚴格的考驗！

祝福！

在哥耶的藝術道路上，除了因爲他是一個思想的戰士而應該受到後來畫家狂熱的讚拜以外，就是在藝術的領域上，他也是站在足以和歷代第一流大師匹敵的水準而值得後來的我們取法。他的銅版畫技巧，至今還很少有人能和他比擬。他崇拜古代大師（如米格羅琪洛、蒂納以及他本國的哀、格萊柯和佛拉斯干）的作品，他借這些名作來從事自己的「再創造」；他曾經以一組銅版畫來臨摹佛拉斯干的油畫作品，他又會把米格羅琪洛的「最後的審判」中的人物姿態變化的應用到他的「戰爭的災難」畫面上，他知道接受古代藝術遺產的重要，但一方面不忘記更重要的工作——從目前的時代裡去找尋新的創造道路。在畫法上，他又是第一個大膽使用粗大筆觸的人，這一方面也由於他特殊的內容所決定，使他不能像過去畫家那樣採用光滑細緻的半塗法來表現他那種強力的富有爆炸性的內容。他那種批判接受歷史遺產的態度和勇敢的自我創造的精神，才產生出他自己「獨成一格」的作風，他的高度技巧表現力，即使對他懷有敬意的人也不能不對他佩服，像裴迪南那樣的暴君，當他發現哥耶是在用畫筆刺着自己的時候，也感嘆的對哥耶說：「照理你應該受到絞刑，可是你是天才的畫家，所以我寬恕你」。

哥耶忠實於他那時代的描寫，但他却不讓自已被現實所俘虜，他的作品不是現實的再現，而是現實的再造，是一個藝術家眼睛所看到的，世界，所以他留給我們後人的作品，都是具有永久性同時又是保持着他那時代的特點的藝術品，「戰爭的災難」中人們所遭受的慘痛，正好像是今日世界人民在殘暴者迫害下所遭受到的慘痛，「不過今日的苦痛是愈來愈深了，受難人羣的不滿情緒也愈來愈高漲了，過去產生了一個哥耶，今天却是要求更多哥耶的時代；過去的哥耶展示了正義人類反抗暴力的一幕序曲，今天的哥耶却是要指出人民大翻身前暴力的結紮。



## 一 小販的話

並沒有在鬆弛的沙地上築起  
夢想的溫室，  
也沒對海灘邊的華廈投擲過羨慕的遐思，  
更沒掉過頭一顧自己苦難的昨日；  
但是，但是呵——  
你們見過五隻三日沒吃東西的狗在路上，  
搶一塊從豪門裡拋出來的骨頭麼？  
馬路上的陽光人人有，  
每條生命都想要活下去，活下去！  
挑一担小担子在路面上掙飯吃，  
卻比不上餓狗搶骨頭。  
因為，因為呵——  
擦得發亮的「黑皮鞋」會隨時出現在你身邊，  
扳起臉孔替你數出你今天在路上「罪刑」。

## 二 生命的光彩

你於是給處罰了，  
你想嚷，罵，哭……  
（你說你今天的血汗和本錢全已化為烏有，  
但換來的卻是浮現在你眼前的  
那張冷冰冰的臉的幻象：可憎！）  
使你覺得自己的生命已經又蒙上一層埃塵；  
而全家老小的肚皮再度又要「束緊」。

# 讚美詩

— 靜波 —

（你先前笑某種搶劫的人愚蠢，  
難道某種自殺的人算是聰明？

你現在哭你自己的命苦生活苦，  
難道妓女會比你幸福？）

在烈日當空的街上你放下重新做成的小担子，  
拭一拭額角的汗珠嘆一口氣，  
看樣子你對「今天」並不留戀愛惜，  
可是每個明天的這辰你又再做一番！  
（如果你的妻兒看到這情形  
一定說你糊塗而痛泣！）

生活，生活，生活……  
在人海的浪濤中你嘗過數不盡的辛酸。  
放下担子你會對蔚藍廣闊的天空唱出  
「永遠」唱不完的一闕「沒詞兒」的讚美歌：  
讚美你今天還仍舊活着；為生命，生活。  
你的妻兒也仍舊活着；為生命，生活。  
讚美你的兒女「明天」的將長成，  
你的兒女「明天」所將和你合作  
創造出來的新日子，  
還有讚美「今天」跟艱難為伍的，像你一樣的，  
你的朋友群：  
那所有在艱難中閃耀着光彩的生命！  
一九五四，四，十一。 燈下重改

# 厄運

少知

「他來了沒有？」

在昏暗的暮色蒼茫中，遠遠地才認得出迎面走來的確是阿周他們的女傭人六孀，站在阿周門口等了好半天的幾個鄰居女人，便齊聲急切地激出了這麼一句簡短的問話。

「勸了好半天，他死也不肯回來！」走得氣喘吁吁的六孀悻悻地說。

「豈有此理！老婆要生產了，做丈夫的怎麼可以不回來？」站在門口的幾個女人當中的一個也憤憤地說。

「他正在打麻將呢，他說生個孩子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關他男人什麼屁事，還把我罵了一頓，說是我去打擾他。」六孀一邊叨叨地說着，一邊卻急急地走進屋裡去了。

幾個女人也吱吱喳喳的，你一句，我一句的談論着：跟着六孀，一窩蜂擁進了一間不很寬敞的房間。

房子裡點着一盞煤油燈，靠牆的一邊有一張木床，床上躺着一個三十來歲的中年女人。這就是快要臨盆的阿周嫂。她低低地呻吟着，在搖擺的，昏黃的煤油燈光的照射下，人可以看出她的胸部不停地起伏着，痛苦的陰影爬滿在她的臉上。

「阿周回來了嗎？」她一看見六孀她們進來，便急口的問。

「沒有！」這一次，六孀只簡短地回答了這兩個字。

「唉，真沒法子，六孀，你還是先去請個接生婆來吧！」阿周嫂說着，又呻吟起來。

六孀應了一聲「是」，便又回轉身對着鄰居女人洪嫂說：「你替我燒點開水，沖點洋參湯給她喝！」說着便急急地走出去了。

洪嫂她們一夥兒手忙腳亂地到廚房裡去燒開水了，於是房子裡又寂靜下去了，只讓阿周嫂孤伶伶一個人輪着呻吟。

桌上的鬧鐘「的搭的搭」地响着，每一個「的搭」，都給阿周嫂帶來了更嚴重的陣痛，現在她的呻吟聲是漸漸地提高，漸漸地急促了。

蓦地，七歲大的孩子亞平跑進房裡來，哭喪着臉說：

「媽，亞平打我，他捶我的胸膛。」

「乖乖，你別跟他玩，明天媽帶你去看戲。」阿周嫂伸出手，撫摸着亞平的頭，安慰着他。

亞平「唔」了一聲，便默默地走向牆角裡的一張矮檯，在矮檯上坐下，寂寞地哼着一支不知名的兒歌。

亞平剛剛走開，四歲大的小女孩子小咪卻又來告狀。

「媽，小真有公仔，我也要。」小咪努着嘴說。

「好，你乖乖的，明天叫爸

爸買一個給你。」做母親的，又一次哄騙着孩子。

「不，我要媽媽買給我，爸爸不會買給我的。」小咪撒了個嬌。

「好，媽媽買個好看的公仔給小咪咪……」母親說到這裏，又，「唉唉」地呻吟起來了。

小咪這才心滿意足地離開房子，跑到外面跟小真他們玩兒去了。

看着小咪的背影消逝在房門口，阿周嫂又一次跌入回憶的深淵裡。她的兩眼直瞪瞪地看着蚊帳頂，她的腦海裡有着太多的思緒。她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八年前，她聽了母親的命令，嫁給了阿周。那時阿周是個廿多歲的青年，而她自己也是個廿開外的少女，阿周在外頭辦事，而她在家裏料理家務。他們的家境並不怎麼好，阿周每月只能賺到區區的百來塊錢，可是他們夫妻倆的生活倒也過得怪舒服。

第二年，他們的第一個小寶貝——亞平出世了，無疑地，亞平的出世給這個小家庭帶來了更多的幸福。過了三年，他們的第二個寶貝——小咪又出世了，從此這個小家庭就越顯得熱鬧。

歲月就在孩子們的笑聲與哭聲中溜走了，如今，他們都已經是三十開外歲的人了，而他們的第三個孩子又要出世了……阿周嫂

越想越是暗自快樂，竟至暫時忘記了那時時加劇的陣痛。

阿周嫂的心中，畢竟是高興多於怨懟的，雖則在她臨盆的此刻，她丈夫阿周仍然沉迷在麻將牌裡，不肯回家來看一看她。然而，她對於阿周的這種舉動，仍舊是原諒多於責怪。她覺得丈夫並沒有錯處，誠然，阿周並沒有虧待過她，而且阿周並沒有甚麼不良的嗜好，只是常常愛打麻將而已，再說打麻將也是一種消遣呢！……

她又想到等回兒阿周回來的時候，應該怎樣告訴他初生的嬰兒的面貌。並且要跟他開玩笑，故意把嬰兒的性別不讓他知道，要他自己猜猜看……想到這裏，她微微地露出一個得意的笑容，可是一陣劇烈的痛楚，把她那剛泛起的笑容收斂起來了。

她又低低地呻吟起來。

不久，六孀帶着一個穿「沙龍」的接生婆來了。經過了接生婆的一番診視，她說孩子就快要出世了。

房子裡的空氣越來越緊張，產婦的呻吟聲也越來越急促，難堪。

最後「嗚哇」一聲，小生命出世了，於是六孀忙着拿開水給嬰孩洗澡，幾個鄰居女人圍在門口，看見六孀出來便圍了上去，同聲地問道：「是男的，還是女的？」

「女的！」六孀低聲地說，聲意裡帶着失望的意味。

經過了一陣忙亂，房子裡才

漸漸地平靜下去。

二

大鐘樓的鐘聲，「鏗鏘」地响了十二下，孀孀的餘音，顫抖在靜寂的夜空中，顯着特別單調，而又特別响亮。

街上冷清清地沒有一個人。偶而有一二輛開足馬力的汽車急馳而過，暫時給這死靜的街道帶來一點騷擾，但那也是極短暫的，過後街上又復歸於沉寂。一個三輪車夫，大概是日間兜攬不到生意吧，現在還蹣跚在街頭，有氣沒力地踏着空車子。……

迷糊地走出了茂興公司，阿周的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就連他自己也分不清這種感覺到底是憤恨，懊悔，或是別的什麼，他老覺得有一種什麼動物在啃他的心，使他難受。夜風吹在他臉上，身上，他一點也不覺得涼冷，其實，他的內心正發熱呢！

鳥他老母！三十五元現錢輸光了，還倒欠上人家八十多塊！八十多塊錢，在一個每月只能賺百來塊錢的小店員眼裡，可不是個小數目呀！當初身上錢輸光了，爲什麼不肯罷休，還要硬撐下去呢？可是，誰又敢担保他不會把本錢翻回來呢？誰能預料他不會因此贏了錢呢？然而，誰教自己倒透了霉，輸了個精光呢？連現錢和欠債，一共是百廿塊，唉！沒有運氣又有什麼辦法！呸！想到這裡，阿周狠狠地唾出了一口濃痰。

轟地，「噉」的一聲，一輛

流線型的汽車，閃電般地從他的身邊擦過，一霎眼便去得遠遠了！——只讓那一陣從車中傳出來的女人的嬌笑聲，在靜寂的夜空中震蕩！

阿周出了一身冷汗，連忙閃在一邊，隨口罵了一聲：「鳥你老母！」

他仍舊迷糊地繼續往前走，最後他熟悉地轉入了一條漆黑的小巷，到了一間用鋅片蓋成的平房。他下意識地伸出右手，在門上敲了兩下。

「誰呀？」是裡面的聲音。「是我！」阿周粗聲地應着。

接着木板的門「呀」的一聲開了，開門的是六孀。

阿周一句話也沒出口，默默地走進房裏。六孀跟在他背後，對着他的背影做了個鬼臉。

「阿周，你這雙腿才回來，我已經養了！」剛剛生產過的阿周嫂無力地說、

這句話就像一頭惡犬，狠狠地在他阿周的心上啃了一口，現在是他的心裏又多了一種感覺。剛才他在街上儘想着賭輸的事，一點也沒想到妻子生產這一回事，現在妻的這句話才使他猛的記起傍晚時六孀跟他說的那番話。

「哼，養孩子，你們女人家就只知道養孩子，窮人家養什麼鳥孩子？」阿周瞪了自己的女人一眼，心中刻薄地想。

「阿周，你過來看，這孩子多像你呢！」阿周嫂低聲地說，聲音裏帶着十二分的溫柔體貼。

做丈夫的狠命地往板樓上一坐，連氣也不哼一聲。

「阿周，你怎麼了？你怎麼不說話呢？你又……賭輸了？」阿周嫂茫然地說。

輸了錢，阿周心裏本來就有一股怒火在燃燒，現在聽了女人的話，就好像火上添了油，怒火就更起勁地往上升。他本想拿妻子來洩洩怒氣，可是現在他又不得不暫時忍住了。是的，妻是剛產下孩子的呀！而且他賭輸了錢又不是他的錯，誰叫他那麼倒透了霉呢？然而，也許是這個鳥他老母的嬰孩的命數不對，一出世就給他做老子的帶來一連串不如意的事。

可不是嗎？今年是虎年，無疑地這孩子是肖虎的，而且又是夜裏一兩的，正是「出洞虎」。鳥他老母！這孩子的生日辰時一定太「硬」……

他越想越真，越想越氣，然而他始終不發一言，拿了自己的枕頭被褥，他躺在地板上，把被蒙着頭，怎樣也睡不着。不過他現在是再沒有心思去顧慮到孩子的問題了，他的心裏却還老惦着那賭輸的一百二十塊錢。

### 三

阿周是茂興公司的店員，為人倒很忠厚老實，但是他却也有個缺陷：他從小就不會好好的受過教育，因此，他多少帶有着「一種中國人的腐朽的傳統觀念。他迷信，也極相信命運；他覺得在冥冥之中，有着一種萬能的神靈在主宰着，而且，無論甚麼事

情，他都認定是命中註定，誰也扭轉不得的。不過他並沒有甚麼不良的嗜好，要說有，那就是喜歡搓麻將。在閒暇的時候，他總喜歡約幾個同事或朋友來打麻將，即使是很短暫的四圈牌，他也能把他的「賭癮」搪塞過去，就像一個抽鴉片的人，只要很少很少的一口煙，也能使他精神百倍。

可是，阿周的麻將術並不很高明，他常常是十賭九輸的，然而他還是死心眼兒要賭，好像那些逛「琵琶仔厝」的哥們，明知道那是危險的事，可是他們仍舊常常要去。而且，打牌是有來有往的，說不定今天輸了個精光，明天却要贏得因此發了財呢！於是他一直的賭！死心眼兒的打麻將。

以前，雖然他也常常賭輸，可是輸得並不多，而且有時也給他贏回了一點。然而這幾天的情形可就有點不對了：一輸至少就是五六十元。他開始覺得事情有些不對了：也許這是自己走壞運的兆頭呢？或許他正在走着厄運呢？……

直到那天晚上妻子養了個女孩子，他這才恍然大悟：一定是這個鳥他老母的女孩兒生辰時日太「硬」，一出世就給他帶來了這一「大串」的「不幸」。他越想越覺得真，於是他把這一切罪過全推在這個女嬰兒身上。

這天傍晚，吃過了晚飯，他把店裏的瑣事料理完畢，便急急匆匆地趕回家裏，跟他的老婆商量

對策。

「這孩子的命數不對，養了恐怕有危險，我看還是給了別人。」阿周一進門，就開門見山地說。

「你怎知道這孩子命數不對呢？哼，孩子是我養的，沒那麼容易就給了人。」做妻子的不服氣地說。

「我準知道這孩子養不得，而且女孩子養大了還不是別人的！」阿周振起一副不屑的臉孔。

「我不願把她送給別人，就是餓着肚皮我也要將她撫養大。」阿周嫂努着嘴說。

「可是她的命數不對呀，說不定我會給她打死哪！」

「你怎知道呢？」阿周嫂又一次這麼反問他。

是的，他怎麼會知道這孩子的命數不對呢？阿周感到有點茫然不知所措了。不過，他又立刻給了自己找了個自嘲的理由：這孩子一出世，我就一直走着壞運道，一直賭輸錢，這不明明是孩子的命數不對嗎？然而，他不願在妻子面前說出賭輸的事，只是默不作聲，狠命地抽着煙。

「我看最好是替她卜個卦，孫子的命數可是一點也不能馬虎的。」站在一邊聽得有點不耐煩的六孀，這時也開口了。

給六孀這麼一說，阿周夫婦倆立刻就點頭同意，於是他們決定明天就去替小女兒卜個卦。——這場談判也就這樣的收了場。

第二天，六孀果然到丹絨巴



葛某著名的老和尚那裡去替小嬰兒亂卦，她帶回來的果然是不幸的消息。據那位老和尚說，這女孩子的生辰時日的確太「硬」，自己撫養，做父母的恐怕很不吉利，尤其是做老子的恐怕有性命的危險，再不然也要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老和尚的結論是：最好是把女孩子送給別人。

現在，阿周嫂是無話可說了，看樣子，小女孩是非送給別人不可了，她現在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別人把自己親生的女兒抱了去，於是她悲傷地哭了！

「鳥他老母！算了，反正是個女的；女孩子本來就沒出息，還加以生辰時日太硬，好，就把她擲出去——算了，算了，把她擲出去——算了，算了，算了！」阿周像在對自己說，又像在對甚麼人說。

#### 四

既然窩子的命數不對，那就非把她擲出去不可！碰巧六嬸的一個遠房親戚正需要這麼一個女孩子（因為他結婚五六年了，還不會有過一男半女），於是就在六嬸的奔走之下，終於完成了阿周的「心願」。

這一天，正是陰曆五月初十日，據說是個吉日，也就是「厄運」降臨到小嬰兒身上的日子。

從早晨起，阿周嫂便暗暗地落着淚。是的，做母親的，誰不疼愛自己的孩子呢？可是，偏偏這孩子的命運多蹇，出世不到十天，就得離開親生的父母，而且是永遠也不能再見一面！這怎不

教她傷心呢？

阿周要把小嬰兒送給別人的意思本來很堅決，可是到了這一天，看着妻子那種可憐的，悲傷的樣子，想着女兒今後的命運，他的心多少有點軟化了，他顯着有點坐立不安，時而默默地坐着，時而站了起來，踱着步。

唉！多麼可憐的「萬物之靈」的人呀！自己賭輸了錢，却把這一切的錯過推在女兒身上，還硬說是孩子的命數不對，而且在那種傳統的封建思想的驅使下，幹了自己所不願意幹的事——把親生女兒送給別人。

「算了，這全是命中註定，命中註定的呀！」多少次，阿周總用這句多麼可笑的話安慰着自己。

只有六嬸一個人顯得特別忙碌，興奮。她忙着替孩子洗盥，換衣服。

「六嬸，你把她抱過來給我看看。」阿周嫂看見六嬸把那件粉紅色的衣服替孩子穿好了，便用顫抖的聲音說。說着，她的淚水就像斷了線的珍珠，救救（竹頭）地滾了下來。

六嬸把孩子抱過去，阿周嫂接住了嬰孩，一言不發地瞪着孩子，哭得更傷心了。

「孩子，你的命真苦，你現在就要離開你的親媽媽，到別人家裏去了，以後人家會不會虐待你哪……呵呵……這全是做媽媽

的不好……呵……」阿周嫂對着那個出世還不滿十天的小嬰兒，低低地，沉痛地哭訴着。

阿周的臉色一沉，面上起了一陣苦痛的抽搐，苦痛的情緒像毒蛇一般，一下一下地咬噬着他的心。

「六嬸，」如果一切都準備好了，就把她送出去！」終於，阿周橫了心，毅然說出了這句話；不過那聲音是顫抖的，悲痛的。

「阿周嫂，你也不必太傷心了，孩子命蹇又有什麼辦法呢？倒是你的身體要緊，別糟踏了你自己的身體，請你想開點吧，孩子就讓我抱去吧！」六嬸安慰着阿周嫂，一邊把孩子從阿周嫂的懷裏，連拖帶搶地抱了過去。

「我現在就去了？」六嬸把孩子擁在懷中，回過頭來望着阿周說。

「去吧！」阿周不耐煩地說完這兩個字，便頹喪地跌坐在板檯上，用雙毛托着下顎，癡呆地直望着前面。

阿周剛說出這兩個字，阿周嫂就「哇」的一聲撲倒在床上，放聲大哭起來。

六嬸抱着小嬰兒，頭也不回地走了，出了門，消逝在巷口。房子裏的哭聲更响了，把一切聲浪都壓了下去，這時阿周却用着顫抖的聲音說：

「算了，誰叫他命運多蹇呢？」

# 略談當前的婦女問題

光

隨着時代巨輪的推進，一向不被重視的婦女問題，已經漸漸地被人們重視起來了，因此女權也已漸漸地被提高。然而，目前，婦女在社會上還是不能真正受到平等的待遇。婦運工作還需要無時無刻的展開，才會有所成就。

誠然，「男女平等」，「婦女解放」，「走出廚房來」只不過是响亮而好聽的口號而已，就是我也聽得有點膩了。記得在小學唸書的時候，每年逢到「三八」婦女節，學校總是開慶祝會的，（這會除了女學生參加外，還邀請每班派兩個男同學參加。）有一次，我被班上選作代表，參加她們的慶祝會。當時我年紀還輕，對於婦運的真諦當然不大了解，不過，那次慶祝會的經過倒還模糊記得一些：這慶祝會的主持人是校內的一位女教師（聽說每年開慶祝會都是由她發起的。）那天她打扮得很美麗，臉上塗滿脂粉，身穿旗袍，腳着高跟鞋。在一陣宏亮的掌聲中（我也是鼓掌者之一），她很大方的走上講台，等掌聲寂靜後，她便開始講演了，講得很激昂動聽，但我却聽不清楚她講些什麼，只好怪自己學識淺陋，但大略還聽到一兩句，說什麼「勇敢的走出廚房來，跟男人爭取同等的自由和平等……」，「婦女必須要有婚姻的自主權……」等，當她一講完，掌聲立刻像春雷般的轟起，的確使我欽佩極了。接着又有幾個人上台去演講，我可不再注意聽了，因為她們講得有點像在唸經。于是我開始喫桌上擺着的花生了，口渴了便喝汽水，不久，慶祝會也算結束了。以後每年逢到「三八」節，學校也照樣的開慶祝會（同樣的是由那位女教師主持。）可惜我不再被同學們選作代表了。過了兩年，我從同學們的口裡知道那位女教師是一位有錢人家的千金（不過她已經結婚。）而且聽說她是一位大學生，是否屬實我可不知道。她自己在校內獨資創辦一間電髮室，起初生意不大好，她便在學校裡對那些女學生說，電髮不但能美容，而且也合時下風氣，極力鼓勵她們去電髮，說有什麼「學生裝」的，那些女學生也真聽話，不到幾天她的生意便立刻興隆起來了。

以上只不過是婦女解放聲中的一段小插曲，但却說明了許多唱高調的婦女，除了喊幾句口號外，實際的工作一些也沒作，自己的生活反而過得極糜爛和消沉，但自己還以為已經得到解放和平等，其實她們只不過學到了美國的皮毛「文明」，只曉得把自己裝扮得妖冶（在她們看來那是合乎潮流和進步的），藉以博取男人的歡心。本質上，她們跟舊時婦女並沒什麼差別，不同的不過是形式罷了。她們實際上還不能得到解放和平等，而是相靠一種虛偽欺詐的手段去獲得它。在一些男人看來，她們只是從一頭牛馬變成一件玩具而已。所以，在「三八」這天，只發偉論而不求實際，那是空洞的。固然，沒有理論便不能行動，但主要的還要有實際的行動表現出來，才能証實那理論的正確。因此，在「三八」這天，我們應該檢討以往的工作，並計劃未來應如何發展實際工作，這才是迫切的問題。

談到目前社會上一般婦女的情況，就我們週圍所接觸的婦女來講，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她們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還是那麼低賤和不被重視。從組成社會的單位——家講起，一個家庭最少是需要一夫一妻才能組成，可是到底有幾個家庭中夫妻是平權的呢？這可以說很少，而且目前大部份家庭還是保留着相當嚴重的封建殘餘，男人握有一家之主權。女人從小在家裏就是父母的所有一物」，等到長大了，父母把她像貨品一樣賣出去；于是她便變成了丈夫的所有「物」。她得替丈夫養孩子，傳後代；洗衣服，料理家務；她的一生時間也就在這中間消失掉，根本談不到能出來社會作事，丈夫也很少會平等的看待和尊重她。雖然目下在這社會上作事的婦女不能算少，可是真正在工作生產的又有多少？歌女、舞女甚至于神女、佈滿了這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有些是被殘酷的社會所驅迫的，她們的工作是痛苦的，這我們不能否認，但有些却是爲了虛榮心的驅使，希望享受優逸的生活而去。幹出下流的勾當，無疑地，她們在散佈着色情的種子，這簡直是對婦女的一個侮辱。真正值得我們尊敬的還是工廠中和建築場上的女工，以及其他靠自己的勞力而生存的婦女們。可是目前她們的待遇畢竟還是很低賤和不平等的。

婦女想要獲得真正的解放，首先必須要瞭解造成這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到底是甚麼？所以第一步的工作便是剷除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譬如在新的合理的社會裏，男女的地位是絕對平等，決無重男輕女或重女輕男的現象，但在舊的社會裏，我們卻可以發現許許多多的怪現象，這都是由於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造成的。

同時，我們還很容易可以發現到，許多受了高深的教育，整天喊着婦女解放的女人，實際上她們是自私自利的，只爲自己私生活享受着想，對於在苦難中的姊妹們却毫不過問，不去教育她們，幫助她們，使她們能自覺起來，不再像以往一樣一味倚賴着男人，根絕那種種奴隸型的依賴性，使自己也參加生產工作。可是，這問題却不被人重視。至于一走出廚房來——這句話本是正確的，然而却有許多人誤會了，她們從廚房裏走出來，但却走進房間去，過着毫無意義的生活，整天聽收音機，看電影，開舞會。這種不但自己不生產，反而消耗別人生產的物質，這是社會的寄生蟲。在廚房裏本來也未嘗不是工作，只是生活的圈子太小了，所以才要走進社會參加生產工作，以擴展工作的範圍。

有些人說，女人到底是懦弱無能的，一輩子都要依靠男人才能生活。這種話是無稽的，女人不也跟男人一樣嗎？論體力不見得比男人差，你不見到建築場上許多女工在挑土造屋，工廠裏許多女工在從事生產；至於智力，女人也跟男人具有同樣的天賦，例如：鐳的發明人居禮夫人，聯大主席潘迪夫人以及中國著名女作家丁玲女士等等，她們不都是女人麼？這種種都說明了女人同樣是有才能有作的。只是一般女人受了傳統的毒害，自卑心在作祟，總是把自己看得低賤無用，以爲大事情自己是作不出的，還是讓男人去作好，自己不如躲在房子裏做些細微的工作。所以自己若是不發奮圖強，而想達到男女平等地步，那是不可能的。

總之，婦女要得到解放，爭取得自由平等，主要的還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彼此互相幫忙，團結一致，推翻不合理的舊制度，建立合理的新制度，改善以往腐化的生活，實行未來健康的生活。這才是婦運最主要的工作。

# 雞蛋般大的白米

托爾斯泰 作  
譯

有一天，一群孩子在深谷中檢到了一顆穀類似的東西，其大小有如雞蛋，正中則微陷如一道小溝。一位旅客經過該處，見到了這顆東西，遂以一個便士向孩子們索買了，而後回到城里，把它當着珍貴的東西轉售給國王。

國王召集了他身邊的學者，要他們察看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學者們反覆地研究了良久，仍無從斷定那是何物。直到有一天，一隻母雞飛上了窗檻，把它啄穿了一個洞，人們才發覺那是一粒白米。學者立即稟白國王道：「它是一粒白米。」

國王爲此而感到異常驚訝，他下令學者們着手考察那大米到底是生長於何時，何地的。學者們依命再度進行研究工作；尋遍了他們所有的書籍，結果還是得不到要領，沒法子，只好回告國王：「我們不能够給你任何解答，我們的書根本沒有記載這種事情。我們想，你還是去問問農夫來得好；他們當中，說不定有一些會從他們父親口中聽到這種大米的生長地及生長年代。」

國王因此發出了一道命令。要上了年紀的農夫上前去見他。隨從爲國王找到了這樣的人並把他帶到國王面前。這農夫，衰老而背駝，蒼白而無齒，得助於一對拐杖，他蹣跚地步到國王跟前。

國王出示那粒白米，可是這老農夫幾乎看不到它，他只能憑着兩隻手去觸試。過了一會兒，國王發問道：「老農夫，你能否告訴我們，像這樣的米是生長在什麼地方？你自己是否也買過或播種過這種米？」

這個老農夫聾得幾乎聽不到國王是在說些什麼，費了好大的力量，才明白了國王的意思。他於是答道：「不，我從來沒有種過，更沒有收割過像這樣的白米，就是買來的也還不是跟現在所能買到的一樣大。不過，你不妨問我父親，也許他能够給你一點端倪。」

國王聽了便決定接見這老農夫的父親。他的隨從同樣的也把這農夫的父親找到了。他步行着來了，腋下還有一隻拐杖呢。國王照舊出示那粒白米，並叫這視覺還好的老頭子觀察一番，而後接着問道：「你能否告訴我們，老人家，像這樣的米常長於何處呢？你曾經買過它嗎？你在你自己的農場上種過嗎？」

「沒有，」他回答，「我從未曾種過也未會收割過類似這樣白米。說到買米，我可也沒有買過一粒，因爲在我們那個時代，金錢還不會被應用呢。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種的白米，而且在必要的時候，我們也會互相分享。我不懂得你所得來的白米的生長地。雖然，我們的米確也比現在的來得大些，所含的麥粉也豐富些，可是，我就沒見過一粒這麼大的米。不過，我倒聽家父說過，他那個時代的米比我們這個時代的更要大些，也更富於麥粉。你最好還是去問他吧。」

於是，國王又派人去找老頭子的父親，最終，他們也找到了他，並且把他導入國王所居的地方。他很輕快地步入皇宮，不帶拐杖，他的眼睛明亮，聽覺靈敏，聲音清朗嘹亮。國王給白米他看，他接

過手，在掌中反覆地翻着看。「這樣好的米，很久以前我見過的。」說着，他咬了一小塊，咀嚼着。「不錯，就跟我以前看到的一樣樣。」他補充道。

「告訴我，我們

的祖先，」國王說，「這種米生於何時，長於何地，你買過吧？種過吧？」

老者回答說：「像這類的米，在我們那個時代，是到處都有的。我們所播種的，收割的，椿打的也正是這種米。」

國王又說：「告訴我，我們的祖先，這種米是到處都能買到的，還是你自己種的呢？」

老者微笑着說：「在我們那個時代，沒有人會預想到後來會有買賣麵包的不正之業，我們也不懂得後來會有金錢這種東西。每個人都有他自己足夠的米糧。」

「那麼，請告訴我，我們的祖先，」國王說，「你的農場在那裏？你種的米又在那裏？」

「我的農場就是土地。那裏我耕耘，那裏便是

我的場地。土地不為任何私人所獨佔。只有一件東西人們說是他自己的，那就是「勞動」。」老者的回答。



誠詩翁 (畫漫)駭驚

「再解答我兩個

問題，」國王要求，「第一，為何在那個時代，土地能長出這種米，而現在却沒有這種可能？第二，何以你的孫子須要靠著一對拐杖走路，到了你的兒子則只須要一隻，而你却甚麼都不用，你的眼睛雪亮，你的牙齒潔白，你的聲音明晰悅耳，這全是甚麼道理呀？」

老者回答道：「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部分人已經停止了用他們自己的勞力去生活，而專靠榨取勞動者所生產的財富來維持自己的生活。古時候，人類順應自然規律生活於世界上，他們享用他們自

己的東西，而不垂涎於他人的勞動成果。」

★  
★  
★  
★  
★

(河)

(流)

邵虹

河水的流向，被日益增多的垃圾所堵塞；如今，只剩下嗚嗚的抽泣，像是重病的呻吟。哎，這不是死的報訊嗎？

被扼住了喉嚨，被鎖上了鐐銬，這不是生活；這是被折騰和奴役呀！

河流是熱愛生活的，可是，真正幸福的充滿了快樂的歌唱的生活在那兒呢？

——呵！遠方飛來了成羣的白鳥，該是和平的鴿子吧？然而不是，那是從西邊飛來的，長嘴貪吃的白鸞鷁，那是長腳的，騎在河身上生活的吸血鬼呀！

從白色羽毛的空隙，可以窺見，牠的肉是黑的，牠帶來了死亡和恐怖！

就在這時候，別的事又發生了！——他身旁的「亞答」屋子，讓「天火」給捲去了。在哭泣的哀求聲中，他身旁的「亞答」屋坍塌了。

## 努力學習創作 林鴻

自從去年底星洲青年學生舉起反黃色文化的大轟，展開反黃色文化運動之後，得到全馬各地的青年學生的熱烈響應。剷除了腐朽和骯髒的東西，必然迫切需要新生和健康的東西；於是馬華的新文藝運動從「冬眠」狀態中蘇醒過來，開始活躍起來了。

星洲的文藝刊物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版，這些文藝刊物都受到青年們的熱烈歡迎，由此可見目前的青年的精神生活是多麼苦悶，他們是多麼迫切需要新的健康的「精神食糧」。這些文藝刊物的出版是為發展今後的馬華新文藝運動打下一個穩固的基礎，和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但是綜觀這些文藝刊物所發表的作品，却不免使我們感到存在着很大的缺點。這些缺點是甚麼呢？

首先是這些文藝刊物所發表的創作的數量很少，論文、批評、雜感式的小品文和雜文佔的篇幅太多。

其次是在數量上有限的文藝創作中，却存在着一個偏向，這就是口號式和概念化。這個偏向在詩歌方面表現得更嚴重。

產生這兩個缺點的主要原因，是年青的文藝工作者沒有深入體驗生活，缺少到各種生活場合去觀察、了解、收集材料、沒有和各種羣衆保持較密切的聯繫，而是關在房裏憑自己的主觀想像和非常有限的生活經驗來寫創作。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帶有口號式和概念化的偏向。這也不可避免地要感到沒有材料，寫不出創作來。各家文藝刊物編者感到文藝創作稿件太少，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的主要原因也就在這一點。

這些缺點的繼續存在，必然要阻碍馬華新文藝運動的發展，嚴重地影響新文藝運動的成績。因此，年青的馬華文藝工作者必須正視這些缺點，必須及時糾正它。希望所有的年青的文藝工作者爭取時間，利用機會讓自己深入生活，體驗生活，擴大自己的生活經驗，並向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提高自己的寫作能力，努力學習創作。

？！

四處是悲哀的哭號和憤怒的咀咒！呵，自由，自由在那兒？河流是會聽過自由的諾言的。

這裏，是殺人放火，搶劫財物的自由；這裏是善良人們死于飢餓的自由！

河流痛苦了；如今有甚麼可歌唱的？而實際上也不能歌唱了；但是，懦弱的抽泣是等於對仇人的跪拜；是可恥的！

那，那該怎麼辦呢？

他開始睜大了眼睛，遙望遠方；他羨慕太平洋的怒吼，他羨慕那雄壯的歌聲，那生活的遼濶和胸懷的開展！

為着贏得陽光真正的普照；普照着生活中的歌唱，歌中的快樂和健康！他要集中全力來開闢，掃清通往幸福遠方的大道！

準備着奔上去，不惜用生命去填鋪途中的陷阱和衝毀途中的阻物！

他現在是沉默的，他期待着那麼一天，當狂風暴雨來臨時，於是——！

於是他帶着山岳的堅忍，森林的頑強，和綠野的蓬勃，奔上前去！

踏着仇人的死屍，奔上前去！



獨幕劇：

# 校長室裏

陸 苗

崇 (畏縮地繼續下去) 沒法子，我就只好到爲這兒來請校長幫個忙。

前 (臉色馬上沉) 這……

崇 ……我是無能爲力的。庶務主任作不了主，我更作不了主。你知道，董事長的命令就是法律，誰也違反不得。柯先生，我實在非常的同情你，可是我心有餘而力不足呀！

崇 不，我並不是要你作主把薪金預先支給我，我只是想向你私人借一點。

前 柯先生，你我都是同路人，雖然我是校長，可是我還不是像你一樣是個窮教員。我……我實在沒有辦法。

崇 校長，我本來也不敢向你開口，可是爲了孩子，我就只好厚着脸皮向你借點兒，而且，我並不要多，只要二三十塊就行了。

前 別說二三十塊錢，即使是五元十元，我也是無能爲力的。柯先生，我想你還是向別的什麼人去借吧！

崇 不，別人我全都向他們借過，我不好意思再向他們開口

前 (哀求) 校長，我求求你請你救救我的孩子，我會永遠記住你的恩惠的。

崇 柯先生，你簡直是說着夢囈，我怎麼救得了你的孩子？

前 (茫然望着前) 校長，你真的不能幫我這一遭？

崇 (冷冷地) 實在沒有法子。這並不是我不願意幫助你，我實在是無能爲力。

前 (知道希望落了空，突然橫了心，刻薄地) 校長，你買得起汽車，住得起洋房，可是這區區二三十元你就拿不出，你的心未免太狠了些！

崇 (惱怒，可是極力忍住) 柯先生，你這是甚麼話？我買汽車，住洋房，都是爲了面子問題，我是一間學校的校長，我總不能老是那麼一副寒酸相。

前 (嘲諷) 哦，你是爲了顧全面子，那麼你盡力的向董事們獻殷勤，可也是爲了面子問題？

崇 (怒不可遏) 柯先生，請你說說話規矩些，我是校長，你是教員，我總算是你的上

司，下屬對上司總不能說出這種刻薄的話。——你知道，你能够到本校來教書，全是我在李董事長面前爲你說情，今天，你竟說出這種侮辱了我和董事們的話，你真是太忘恩負義了，簡直是不識抬舉！

崇 就是因爲我不識抬舉，所以才落得今天的下場。假如我會向董事們獻媚，我想，我早就發了財了。

前 柯先生，你再胡說八道，回頭我報告董事長，叫他革了你的職！

崇 (滿腔的憤火，像火山一般爆發出來) 好吧，你就叫董事長辭了我吧，我這一輩子總算是教育害得够慘了，我不願再在這種烏煙瘴氣的地方混下去了。我原想教育是神聖的工作，爲了教育下一代，無論甚麼我都可以犧牲，可是這十多年來，我幾乎天天碰到了令人嘔氣的事情。——教育簡直成了商業，教育界簡直成了垃圾堆！哼，教育是神聖的工作，簡直是自欺欺人的鬼話！

前 (聽得不耐煩，幾乎高叫起來) 柯先生，請你馬上離開這兒；我不願再聽你的廢話！

崇 好，我現在就走！可是我告訴你，我是不會忘了你的「恩惠」的。(說着由左門下)

前 (又氣又急) 這簡直是瘋子！不識時務，不識抬舉的怪物！老是那副寒酸相，簡直把教育界的面子全丟盡了！

前 哼！教育界的耻辱！教育界的耻辱！

前 (爲前正在搖頭擺腦地自言自語，槐丹帶着李太太由左門上。)

丹 校長！

李太太 (簡梅太) 余校長！(裝出一副阿諛的臉面)，李太太，請坐，請坐！

前 天恩！(可是並沒有坐下)

前 (極力討好) 李太太，今天天氣真好！

太 (冷冰冰) 哦，很不錯，熱得很呢！(稍停) 校長，關於槐丹的事，你可知道了？

前 我早看過了。李太太，請你別生氣，回頭我還要訓她一番話。

太 我怎敢生氣呢？洪先生是教師，槐丹是學生教師打學生是天經地義，的事，我的孩子給她打傷了，是他自個兒倒楣，怨不得誰。

前 李太太，請你別誤會，我是不會讓槐丹給她那麼打着玩兒的。等會下了課，我是要跟她追究的！

丹 我要她向我陪罪！

太 得了，得了！你已經教人家給打得出血了，還要她陪什麼罪呢！(轉向爲前) 校長，回頭你可也別向她追究，要是讓人家知道了，教人家說我溺愛孩子，那我可當不起這慈母的榮譽。這一趟我到這兒來，只是想問問你，到底槐丹幹了什麼錯事，竟要讓洪先生生這麼大的氣！

前 (討好地)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據說是槐丹沒有把文法習題作完。

太 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回頭他父親問起我來的時候，我就知道對他怎麼交代了。校長，李先生的脾氣你是知道的，槐丹一做錯了事，他就全把責任推在我一個人身上，說我不會管教孩子，

前 可是他怎麼會知道我做母親的人的苦處呢？

太 李太太真是太能幹了！又要服侍李先生，又要管教孩子，不是我爲前愛誇口，天下的女人有幾個像李太太這樣賢慧呢？

前 (高聲笑起來) 呵，余校長，你真會開玩笑，呵呵！(得意洋洋) 嘻嘻！我是說真話嘛。嘻嘻！

前 (莉莉悄悄地由右門上。)

前 校長，我來向你告辭了！(莫名其妙) 啊，洪先生，你真的要辭職了嗎？而且現在就走？

前 恩(口旁)！

太 哦，校長，這位可就是槐丹的老師洪先生？

前 (強裝鎮靜) 唉！我來給你們介紹。這位是李董事長太太，這位是洪先生。

前 李太太！

前 (同時) 洪先生！

前 洪先生實在是教學有方，以後槐丹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洪先生儘管打好了！

太 李太太，你不心痛你的孩子嗎？你願意別人打你的孩子嗎？

前 (乾笑) 呵呵！洪先生，你真會說漂亮話，哼，說句老實話，心痛又怎麼樣？不心痛又怎麼樣？反正我的孩子已經教人家打破了臉皮了。

前 (涎着臉) 李太太，你別誤

會……

莉 (馬上扳起臉孔) 是啊，你的孩子是我打的，他不把作業繳來，我當然有教訓他的責任。

太 所以我說洪先生實在是教學有方！

莉 (嚴厲地) 李太太，請你乾脆說一句，你到這兒來，是不是要來跟我算賬！

太 洪先生，請你別多心，我怎敢來跟你算賬！其實，我們之間也沒有什麼賬好算，就算槐丹給你打死了，也是你做教師應盡的責任，校長，你說的是嗎？

前 (看看事情就要弄僵了，急得額上冒了汗) 呢，呢，李太太，洪先生，請你們別着急，有話慢慢兒商量。

莉 是的是的，我教導學生向來就主張用體罰，我決不會因為李丹捧為本校的模範生。

前 洪先生，李太太總算是我們的客人，你說話也得有點兒分寸！

太 洪先生，請你放客氣一點，你侮辱了我，又侮辱了李先生，回頭讓他知道了，教他發起脾氣來，這可不能怪誰。

莉 我不怪誰，怪只怪我自己，當初為什麼要聽信我叔父的話，把洋行里一個好好的職位辭了，跑到這兒來教書！……

前

(興奮地插進來) 是呀，你叔父也是本校的校董之一，他跟我又是老朋友，大家總該儘量幫忙，當時我們因為請不到英文教員，所以就請了你來。

莉 現在總算讓我看清了教育界的腐敗，我不再吃這一碗虧心飯了，校長，我現在就是來給你辭行！

前 洪先生，你果真要辭職了？  
太 (冷笑) 洪先生，你真是有先見之明，要不然，再過些時，李先生也要給你一封解聘書呢！

前 (燥急) 可是，洪先生，看在你叔父面上，你不能這樣就不幹。

莉 不，我已經決定不再教書了。——哼，我自己要是不辭職，讓人家來辭退我，那才丟臉呢。

太 (帶着斥責的口腔) 余校長，像這種動不動就把學生打傷了的教員，我早就打算叫李先生辭掉她，怎麼你還想把她挽留呢？

前 呢，呢，可是洪先生的叔父是本校的校董，又是我的好朋友，這樣辭退了她，大家在面子上不是太說不過去嗎？(自語) 唉，這叫我怎麼辦哪？

崇 (廉崇瘋瘋癲癲地由左門上，大家都怔住。) 哈哈！我的兒子死了！我的兒子死了！校長，我要跟

你算賬，是你害死我的兒子！(一眼看見李太太) 李太太，你在這兒，(轉身看看莉莉) 洪先生，你也在這兒，哈哈！好極了，你們都在這兒，我要向你們宣佈他(指着為前)的罪狀，他……

……他害死了我的孩子！(又氣又急) 柯先生，你瘋了！

前 (恐懼地) 余校長，這是怎麼回事呀？

太 沒有甚麼，他發神經病了。神經病？哈哈！你害死了我的兒子，你還說我發神經病？

他瘋了？

崇 我沒有瘋，是你們瘋了。(指着為前) 是你……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莉 (幸災樂禍) 柯先生，你說吧，他怎麼害死你兒子的？

前 (厲聲) 不許你胡說八道！(指着為前，邊說邊逼近為前身旁，為前卻一步一步往後退) 你……你說？我沒有錢，不肯為我的孩子醫病，讓我的孩子直挺挺的死去，你這個劊子手！你……你(為前已經退到李太太身旁)。

崇 (尖叫) 嗚！這多可怕呀！(抬頭看着李太太) 噢，你也在這兒。你是帶你的孩子來給醫生看病吧？別怕，你有錢，他會好好給你兒子醫病的！

太 瘋子，你別胡說，我的兒子好好的，用不着給醫生看！

前 (急得額頭直冒冷汗) 唉！怎麼今天專出怪事呢！

莉 (刻薄地) 怪事天天有，今天特別多！

崇 哈哈！怪事？你害死我的孩子，怪事，怪事，哈哈！

(阿九氣咻咻地由右門上。)

九 (急促) 校長，視學官來了！

前 啊，他來了？

太 (同時) 視學官？

崇 啊，我的兒子回來了，哈哈！

九 (認真地) 柯先生，你不能這樣隨便開玩笑的，他是一位官大人呀！

崇 啊，官大人？我的兒子是官大人！哈哈！

前 阿九，柯先生發神經病了，你別理他。你去請視學官到會客室里坐會兒，回頭我就來。

九 是，校長。(由右門下)

莉 校長，現在我該可以走了吧？

前 不，你不能走，你決不能走！

太 走了沒那麼便宜，你把我的

兒子打傷了，就想一走了之嗎？

莉 那你要我怎麼樣呢？

太 我要你向李先生和我道歉！

莉 道歉？

太 恩(口旁)，道過了歉，你要滾就滾！

莉 你簡直是放屁！你以為李先生有幾個臭錢就可以蠻不講理嗎？哼，我決不同誰屈服！

前 李太太，洪先生，你們先別吵，要是讓視學官知道了，大家在面子上都不好看，回頭我再替你們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吧！

崇 哈哈！怪事，我的兒子是官大人！怪事，怪事！哈哈！

哈！

(阿九匆匆由右門上。)

九 視學官說要到這兒來！校長

前 混蛋！我叫你帶他到會客室里坐會兒，聽見了沒有？

九 (囁嚅) 有呀，我……我叫他在會客室里等你，可是他……他說他要親自到校長室來跟你談談。

前 唉！阿九，你簡直要把我急死了！

九 是他自己要來的嘛！

前 唉！這叫我怎麼辦哪？

崇 哈哈！你們……你們都原形畢露了！你們……你們都是教育界的敗類！哈哈！

怪事，怪事！哈哈！

(幕急下)

# 就在這樣的夜裏

丁乙

月殘  
星稀

就在這樣的夜裏——  
失業了一年多  
又患肺病的福文伯的  
屍體隨着海潮浮沉……

× × × ×  
紅燈  
酒綠

就在這樣的夜裏——  
嬌艷的玫瑰凋殘了  
神女純潔的靈魂  
在毛茸茸的臂膀裏  
叫哨  
啼泣……

一九五四·三·廿九·

# 逃避現實的文人

·小文牛·

文人有一種通病，就是不敢面對現實，胆怯地忘去文學的意義與價值，和文藝工作者的任務。如果他們是目不識丁的文盲也就罷了，但却又偏偏認識了幾個方塊字，而感到自己並不是一個平凡的人，至少也是一個懂得字的讀書人。讀書人是應該要有文人的氣質的，因此也不甘落後，自鳴清高，時常忍不住要玩弄筆墨，寫一點東西去副刊上發表，然而却又沒有勇氣寫些現實的問題；所以處於如此情形之下的文人，便只能寫些「花呀月呀」的無聊文章，和荒謬離奇的甚麼「傳奇」之類，再不然就更進一步寫些「我的愛」，「我的安琪兒」的啊啊呀呀的詩歌，或者是散文，企圖換來一個「作家」，「文學家」的銜頭，再不然就是被榮譽為富於情感的「詩人」也好，也能够得到一些無聊的恭維和讚揚。那麼，我們這般所謂「文人」的文人，便會換上一副輕骨頭而感到飄飄然起來。

的確，像這類的文人目前實在是多得不勝枚舉，俯拾即是。然而，這般人何以會如此呢？難道他們真正不懂文學的意義與價值嗎？他們真正不懂文藝工作者的任務嗎？一一決不！他們是懂得的，即使其中有，也不過是戴上了假面具的狐狸，但他們又何以會裝成「狡猾的狐狸」底模樣呢？究其原因就是：逃避責任，不敢面對現實。

筆者有一個姓鍾的投稿朋友，就是這類的典型人物。平時跟他閒談或討論一些文藝上的問題時，他就口若懸河，一

本正經地大發其文藝偉論，講來頭頭是道，有條不紊，而且觀點非常正確，儼然是一位有正確思想的文藝工作者；同時他還批評徐某，孟某，唐某等人的書為黃色作品。起初我頗欽佩他，認為是很有希望的青年。

然而，反觀他在副刊上所發表的文章，那就簡直不敢使你相信是他的大作；那些「大作」除了歌頌「花呀月呀」的無聊的文章外，最值得「欽佩」的是我這位老鐘竟會寫出些甚麼「不是傳奇」的傳奇來那才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有一次，我跟他談到寫作態度的問題時，他說：「人生在世只不過是短短幾十年的光陰，我們又何必去得罪人家呢？」這實在是「安份守己」的最好辦法。

我們知道魯迅先生能够成為今日偉大的作家，得列「中國高爾基」之稱，為我們所崇拜，就是因為先生敢於正視血淋淋的現實，與惡劣的環境鬥爭；他的特點是「敢笑，敢罵，敢罵，敢怒。」，敢言別人所不敢言者；所以他便時常得罪於人，惹來了許多麻煩，到處受着所謂「正人君子」之流所圍攻，甚至有些還說要控告他呢！然而，他並不畏怯，却反而更堅定地站穩立場，孤軍作戰，沒有絲毫退縮的表現；因此先生指示我們應該「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無可諱言地對於這偉人正確的指示，我們應該去承接它，遵守它，實行它！

誠然，我們要以魯迅先生為榜樣，但對於那般無恥的「文化害虫」我們也應該予以無情的打擊，使他們抬不起頭來害人，再用利刃似的筆尖，去揭穿他們的假面具，使現出卑鄙的原形！同時更學習魯迅先生那「打落水狗的精神」使他們永不翻身！

學習魯迅精神，發揚魯迅思想乃為我們的第一任務！

## 本刊稿約

(一) 我們歡迎文藝創作（如論文，散文，雜文，詩歌，小說，傳記，戲劇，劇評，歌曲等。）和翻譯作品，但譯稿必須附上原文或註明所譯書籍的名稱。至於本刻，漫畫，素描等作品，亦在本刊搜羅之列。

(二) 所有來稿，概用稿紙謄寫清楚。

(三) 請於稿末書明真實

姓名及詳細通訊處，發表時的筆名聽便。

(四) 編者對於一切來稿，有刪改的權力，如不願刪改，請預先聲明。

(五) 稿件如欲退還，必須附寄貼足郵資的信封。

(六) 來稿遞寄：星洲密駝律一七二號耕耘出版社，

The Cultivator, 172, Middle Road, Singapore-7,

(七) 作品一經發表，當奉具稿酬。

# 怡和文具社 Ee Chee Book Store

號六五至四五牌門街哇里亞坡小洲星

No. 54-56, Aliwal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4883 二八八四二：話電

★要目★

流行玩物	輕巧樂器	歐亞紙賂	運動用品	中西文具	什誌畫報	學校簿冊	各家課本
------	------	------	------	------	------	------	------

★營業★

耕耘出版社代理

## 集畫年青

格風的新有具  
容內的新  
集畫的得多可不本一是  
角五價特  
版出社版出藝華

朱銀光主編

版出近最於將輯一第書叢耘耕

## 集選歌民

樂音的康健是  
曲歌的間民  
版出社版出耘耕

紙： | 的 | 愛 | 界 | 學 | 來 | 及 | 新  
報 | 讀 | 最 | 生 | 亞 | 馬 | 市

# 報新

版出六，四，二逢每

A 號八五一街絲絲市新：址地

九三七一：箱信 七五一六：話電

SIN PAO PRESS, LIMITED.

158-A, CECIL STREET, SINGAPORE.

TEL: 6157.

P. O. BOX 1739.

言論公正  
新聞翔實  
副刊精彩  
版式活潑

建立健康理論  
反對色情文化

定價：  
每份一角五分  
每月一元八角